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之四十



考古学视野下的江南纺织史研究

刘兴林 著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 之四十

考古学视野下的江南纺织史研究

刘兴林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古学视野下的江南纺织史研究/刘兴林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 1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ISBN 978-7-5615-4512-6

I. ①考… II. ①刘… III. ①纺织工业-经济史-研究-华东地区
IV. ①F426.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1798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xmupress.com](mailto:xmup@xmupress.com)

沙县方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240 1/32 印张:10.25 插页:2

字数:280 千字 印数:1~1 200 册

定价: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一、本研究所指的“江南地区”	1
二、纺织史研究的现状和问题的提出	6
三、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11
第二章 纺织的起源和原始纺织的发展	14
一、纺织生产的起源	14
二、江南地区的史前纺织	19
三、纺织的多中心起源和江南原始纺织业的地位	30
第三章 纺织原料的生产	38
一、江南原始辩：关于“火耕水耨”和“裸以为饰”	38
二、江南蚕桑生产	45
三、江南麻葛类植物的生产和加工	85
四、桑麻生产的地域分布	94
第四章 江南地区的纺织生产	99
一、民间普遍的家庭手工生产	100
二、江南纺织的作坊生产与管理	111
三、江南在全国纺织业中的地位	122
第五章 纺织器具和纺织技术	128
一、从“纺”字的考订说起	129
二、纺轮的使用和发展	134

三、纺车、纬车的出现与汉代纺车的推广·····	140
四、调丝和绕线工具的改进·····	145
五、织机发展的原始阶段:从河姆渡织机到良渚织机·····	150
六、织机发展的成熟时期:固定台式织机的出现和推广·····	159
七、引纬工具:从木棒到梭子·····	179
第六章 织物的印染和装饰技术 ·····	185
一、染色:草染和石染·····	185
二、彩绘和印花·····	190
第七章 纺织品的种类 ·····	199
一、关于《禹贡》记载的扬州土贡“织贝”·····	200
二、葛麻织物·····	219
三、丝绸品种·····	229
第八章 江南地区的纺织与文化 ·····	249
一、蚕俗和蚕文化的形成·····	250
二、纺织品的色彩、纹样与文化·····	257
第九章 余论:相关的几个问题 ·····	282
一、纺织技术的交流与江南纺织业·····	283
二、影响纺织生产的诸因素·····	286
三、纺织与农业和其他手工业的关系·····	295
四、关于早期纺织生产发展的初步分期·····	301
参考文献 ·····	304
后 记 ·····	320

第一章

绪 论

江南地区纺织历史的研究,学界大多集中于宋元以后,对于江南早期生产一直没有系统的梳理。本书力求在全国纺织生产的大背景下对汉代和汉代以前江南地区的纺织生产进行研究,虽然许多材料和专题看不出江南的字样,但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间接的材料以及对材料的分析将江南地区早期纺织的片断串联起来,想见其发展的系统性,并以此发现江南地区在我国早期纺织生产中地位和作用。因此本书实际上也是我对于纺织史研究体会的串联,虽然不可能像一般的纺织技术史或纺织经济史那样系统,但也自成体系,从原料生产到织机类型,从生产形式到织品的种类,从装饰技术到纺织文化,从多个角度重点对战国两汉时期的江南纺织进行了探讨,似可弥补以往研究中的不足。

一、本研究所指的“江南地区”

在历史时期,“江南”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地域概念。虽然有人认为,“江南的地域范围,有时确乎仅指相对具体而特定之地域,乃至等同于某一郡县”^①,但在很多场合下,它又常常指代比较虚泛的地

^① 黄今言主编:《秦汉江南经济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页。

域,泛指“大江之南,五湖之间”^①的广大地区,就像人们常说的南方、北方,只是相对的方位,并无确指。好在“江南”在字面上就有明显可以参照的界标,即长江以南,我们就在这样的大方向下再参考文献的记述,从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地域性、连续性以及地理环境和文化之间的相关性上来确定本研究所取的大致的地域范围。

最早对中国大地进行区域划分的是《尚书·禹贡》。《禹贡》根据各地山川形势、土壤状况、物产特点以及居民风俗等将全国分为九州。从其文字描述看,九个州不但拥有各自共同的地域,也分别具有各自相同的地理、经济和文化特点,因此《禹贡》是最早的关于我国经济和文化地理区划的著作,可以作为我们确定研究地区的参考。九州中涉及长江以南地区的有扬州、荊州和梁州。《禹贡》:“淮海惟扬州”,《汉书·地理志》:“淮海惟扬州”,唐颜师古注:“北据淮,南距海。”所以“淮海”就是指自淮至海^②,是淮河往南的地区,包含江淮之间和长江以南。在《禹贡》作者看来,这一大片地方在地理、经济、文化诸方面具有共同的特性。看来长江天险并未阻隔上古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互动。“荆及衡阳惟荊州”,孔《传》说:“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是指湖北、湖南、江西相连地区为主体的大片地方。“华阳黑水惟梁州”,大约为今川、渝和陕、甘南部一带。三州皆跨长江,唯荆、扬二州之主体在江南,且东西相邻,历史上二州间或战或和,联系密切,而且地理和土壤状况又具有共性。辛树帜先生从农业史的角度研究《禹贡》说,“荆、扬为今之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皖南,乃我国主要湿土分布所在”,与《禹贡》所描述的粘质湿土“正相符合”^③。而荆与梁虽有三峡孔道为纽带,但联系自然没有同扬州那样密切,特别是经济上的联系。扬州和荊州之地才是我们研究江南经济、文化所要关注的重点地区。

① 《史记》卷 60《三王世家》。

② 王世舜:《尚书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53 页。

③ 辛树帜:《禹贡新解》,农业出版社,1964 年,第 128 页。

《史记·货殖列传》分四大地区记述各地物产：“山西饶材、竹、穀、纁、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柎（楠）、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基置：此其大较也。”在司马迁比《禹贡》更为粗略的分区中，所言江南的出产与《禹贡》荆、扬二州的物产土贡基本相同。扬州：“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簜，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荆州：“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杔干栝柏，砺砥砮丹，惟篚簠楛。三邦底贡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玕组，九江纳锡大龟。”齿革羽毛和金三品是二州共同的特产，荆州物产与《史记·货殖列传》四大经济区中的江南相似成分更多一些。这说明，先秦时期的荆、扬二州就是秦汉人所讲的江南的主体，这一区域在经济发展上有着明显的共性。地处长江中、下游地段的江南地区在古代经济的发展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而这一带的中心地区，就是先秦两汉时期的楚越之地。

《史记·货殖列传》：“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芑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此“楚越之地”在“江淮以南”。《汉书·地理志》径将楚越之地称作“江南”：“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蔬蠃蛤，食物常足。故芑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生活在江南的早期民族非楚即越，越与吴虽地分二邦，而“同气共俗，地户之位，非吴则越”^①，原本属一个民族^②。后来吴灭于越，越与楚共同据有江南之地。《吕氏春秋·有始览》：“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尔雅·释地》：“江南曰扬州。”其实越的支系众多，成分复杂，号为百越，《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瓚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我们所涉及的是江南之

① 《越绝书》卷7《越绝外传·范伯传》。

② 卫聚贤：《吴越释名》，《江苏研究》1937年第5、6合期。

越。不过在楚越之地,越确是其中的大族。

江南楚越之地很早就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文化序列。史前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几大文化区系,其中两大区系的文化发展势头和影响最为强盛:东南有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一系,地处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并行,至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向着良渚文化的方向发展;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则有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一系,湖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大致经历了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几个相似的发展阶段;目前发现的江西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既有大溪文化的因素,又有与马家浜文化相类似的器物,而晚期遗址呈现出与安徽薛家岗文化有密切关系的迹象^①。总体上看,新石器时代晚期江南地区地域文化间的联系增多,文化的发展呈现出融合的趋势。至迟到春秋时期,这里又分别形成了吴越文化和楚文化两大区域文化,这两大区域文化交流和碰撞的机会更为频繁,它们地域相接,经济地理相似,是江南地区联系至为密切而又各具特色的两大文化板块。春秋战国时期,从吴越之争到吴楚之争再到楚越之争,这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特殊的形势之下相互渗透和交融。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占有吴地并北上称霸;公元前306年楚又灭越,尽有吴越之地,长江中下游大部地区成为楚的疆域,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河南以至更远的两广一带都成为楚文化发展或影响的重要地区^②。楚与吴越文化进一步在江南地区融合,至战国以后形成以楚文化为主要特色的南方秦汉文化系统。在先秦两汉时期的楚越之地,文化的发展具有很强的连贯性,各地文化在发展过程有着

① 参文物出版社编:《新中国考古五十年》各有关省份新石器时代考古部分,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② 参高至喜:《楚文化的南渐》第二章“楚人南渐的历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刘和惠:《楚文化的东渐》第三章“楚文化的东渐”,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密切的联系。

长江中下游江南楚越之地的内在联系是自古就有的,这对我们确定研究的重点地区大有帮助。黄今言先生主编的《秦汉江南经济述略》把“江南”定义为“泛指岭南以北,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具体“包括会稽、丹阳、豫章、南郡、江夏、长沙、桂阳、零陵、武陵等郡,还有沿长江南岸的巴蜀之地也在其列。也就是汉代扬、荆二州的大部分和益州的一部分地区”^①。这个范围对我们来说过于宽泛。根据对上述文献的理解,我们重新划定本研究所指的江南,以利研究的展开。

本研究所说的江南,包括东周吴越和楚地,汉代扬、荆二州的大部,以会稽、丹阳、豫章、武陵诸郡和长沙国辖地为主体。由于一地经济文化不是孤立发展的,它同周边地区既有差异又有相似、相互交流和影响,因此,考虑到经济文化的关联性,有时我们也涉及相邻地区包括江北的部分地区,如地处江北的广陵国、庐江郡、江夏郡和南郡的南部地带,零陵、桂阳二郡的一部分。包含今浙江、江西、湖南全部和江苏、安徽、湖北的大部,福建、广西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地域范围内,其纺织文化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共同的特点。

由于事物发展的相关性,文章涉及的范围有时也难免超越了这个界定,因此严格说来,江南只是我们所讨论地域的中心地区。凡事既要有源又要有流,所以,要谈战国两汉江南地区的纺织,就免不了向前追溯它的源,向后考虑它的流,以见该时期在发展中的地位。至于向前、向后到什么时候,也无一定之框框,全看问题的论述是否有顺序和谈得是否清楚,有时候也取决于材料是否充分,但是,总的说来,下不及魏晋以后。

^① 黄今言:《秦汉江南经济述略》,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二、纺织史研究的现状和问题的提出

中国纺织史的研究一向注重于唐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两代。对于中古以前纺织的研究,限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往往多借重于考古发现的材料,研究问题也围绕考古发现展开。说到早期纺织,论者多举述史前的考古发现,如河姆渡文化的织机构件、良渚文化的丝织物遗存等等,至于先秦两汉时期,则主要有湖南长沙楚墓和马王堆汉墓的织物发现,其余则较少论及了。赵丰、金琳所著《纺织考古》,以时代为序论述近百年来我国考古发现的纺织品和纺织工具及其所反映的纺织技术,其中先秦两汉部分也仅有4万多字的篇幅。但是战国秦汉时期在我国纺织发展史上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实在不容忽视。

较早的一部系统研究我国纺织史的专著是李仁溥先生的《中国古代纺织史稿》^①,该书文献资料收集齐备,系统论述了中国古代的纺织发展,没有区分南北地区,对于南方地区涉及不多。陈维稷主编的《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是第一部我国自己编写的纺织科技史,该书把我国古代纺织科技分为“原始手工纺织时期”、“手工机器纺织形成时期”和“手工机器纺织发展时期”,概括了我国古代纺织技术发展的特点,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纺织科技史体系。按照其分期,战国秦汉恰处于由手工工具纺织的形成到发展的转折阶段,战国时期,缫车、纺车、织机等成为纺织的手工机器,纺织技术的突出成就主要表现在丝织业的发展上,丝织品品种齐全,织纹精美,织物组织多样化;秦汉时期,脚踏织机成为普遍的织机形式,出现多综多踞织机,提花技术和织造效率都大大提高^②。这部书成为研究我国纺织史必备的具有指导意义的著作。另一部通史性质的纺织史著作是赵承泽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织卷》,该书一变前书的体例,

① 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岳麓书社,1983年。

② 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技史(古代部分)》,科学出版社,1984年。

分为生产、技术、少数民族和近代三篇,生产篇专论古代纺织生产、体制、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和产品输出、技术外传诸问题,技术篇则专论纺织机具、纺织工艺等。纺织生产的发展仍以秦汉为新一期发展的开端^①。赵丰先生《中国丝绸艺术史》第一章“生产技术”谈到“丝绸发展的历程”时,认为战国秦汉是丝绸生产的一个辉煌时期,该时期形成了我国丝织生产的古典技术体系,而其后的魏晋隋唐时期处于发展的转折过程中^②。这在他主编的《中国丝绸通史》^③巨著中又得到较详细的反映。

总体上看,目前对于我国古代早期的纺织历史仍难显现较为清晰的面貌,在早期纺织历史的研究中存在以下四方面的不足:

第一,研究纺织技术只顾及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织品和工具类型,对于在不同时期都发挥重要作用的腰机、纺轮等一类原始工具存在的原因和意义都缺少相应的关照。

第二,重视丝绸文物及其织造技术的研究,忽视作为广大百姓衣被之源的麻织品及其生产状况的研究。

第三,重视纺织品组织结构的分析和纺织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探讨,不能与影响纺织生产发展的桑麻等原料生产和织物利用情况相结合,对于出现某种纺织技术和织物品种的社会背景也缺少必要的考察。

第四,技术的研究与纺织生产经济的研究相脱离,往往把广布乡间的全民性的纺织生产仅看作农业经济的补充。

这些问题同样存在于地区纺织史的研究中。

另外,以上提到的著述都是不分区的通史、通论性质的,早期江南地区的纺织材料与其他地区混在一起,给人造成这样一种错觉:即使在汉代以前我国的纺织仍主要是北方的纺织。

① 赵承泽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织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② 赵丰:《中国丝绸艺术史》,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③ 赵丰主编:《中国丝绸通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

目前所见的地域性或专题性纺织史的专门著作有范金民的《江南丝绸史研究》，它是“将区域经济史与行业经济史有机结合起来的第一本关于江南丝绸史的著作”^①，宋元明清丝织业是该书研究的重点，但对于先秦两汉时期的江南丝织业论述不多。彭浩先生著有《楚人的纺织与服饰》^②，以春秋战国楚墓所出实物为主，对楚人的丝织、刺绣和服饰等问题进行研究，是研究楚人纺织、服饰最系统的一部著作，但也未及战国以下和楚地以外的其他地区。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出土一大批织品和衣物，对这批材料的研究结果集中体现在由高汉玉等编写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纺织品的研究》^③一书，对汉代人高超的丝织、刺绣和印染技艺有比较全面的探讨。这种专题性的研究对认识汉代纺织技术的发展水平很有帮助。其他单篇的论文还有很多，也多从工艺技术或纹样特点等方面对某一具体的发现物进行论述，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绒圈锦》^④、《马王堆汉墓的丝织物印花》^⑤等等。

地区性的相关研究还有《浙江丝绸史》^⑥，该书有关隋唐以前的文字极其简约，从史前到南朝仅有万余字，对宋代以后述之较详。《南京云锦史》^⑦等著作对三国以前的纺织也极少论及。

2004年，《长江丝绸文化》^⑧一书作为长江文化研究文库中的一

① 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93年。见韦庆远为该书所作的“序言”。

② 彭浩：《楚人的纺织与服饰》，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③ 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所、上海市丝绸工业公司文物研究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纺织品的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④ 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所、上海市丝绸工业公司文物整理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绒圈锦》，《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⑤ 王玕：《马王堆汉墓的丝织物印花》，《考古》1979年第5期。

⑥ 朱新予主编：《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⑦ 徐仲杰：《南京云锦史》，江苏科技出版社，1985年。

⑧ 刘兴林、范金民：《长江丝绸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种,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早期江南地区的丝织文化有较多的论述,但囿于主题,基本未涉及蚕丝原料以外的纺织,而同其他地区相比,葛麻纺又是江南十分突出的行业之一,并且该书对于早期江南纺织生产和技术的探讨既不全面也不是很深入。

其他相关的经济史研究论著中对江南纺织也多有专章论述,如四川大学宋治民上世纪90年代做《汉代手工业》,中有“纺织手工业”一章,涉及汉代纺织手工业的经营管理、汉代的丝、麻、毛织品以及汉代的蚕桑、织机和染色技术等等,对长沙马王堆出土品有较多的论述^①。由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合力编写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②有麻、葛、棉和蚕桑业的内容,提到江南纺织的原料生产,肯定了吴越时期太湖地区的麻葛生产,认为这里秦汉以前的蚕桑业明显落后,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地方。黄今言主编的《秦汉江南经济史述略》^③也将江南纺织在手工业部分予以介绍,内容极其简略。

国外学者的研究也重魏晋以后下,但对于我国纺织文物的观察分析富有新意。上世纪初外国探险家在新疆民丰、若羌、敦煌等地发现汉唐时期的纺织品,欧洲学者对汉代丝绸的品种(如汉锦、缣毛等)进行了初步的辨认和织造方法上的分析。后来西尔凡等考察商代青铜器上丝绸印痕的做法对我国学者很有启发,丰富了纺织历史和考古研究的内容。加拿大柏恩汉对马王堆汉墓绒圈锦织制方法的认识,丹麦的约翰·贝克用织机试织汉锦的做法,都值得借鉴和参考。西方纺织史的著作对中国汉代以前的纺织都有一些粗略的介绍。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既往的研究丝织多于麻织,重视丝绸生产历史及其织造技术的研究,对于作为广大百姓衣被之源的麻织品及其原料生产状况的研究明显不足或不够重视,这使我们难以从中一窥

① 宋治民:《汉代手工业》,巴蜀书社,1992年。

② 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

③ 黄今言主编:《秦汉江南经济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我国早期纺织生产的全貌。

对研究现状的大概认识也是确立本研究重点的依据。在认真学习已有研究成果的时候,我常常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突发的重大事件,历史以其原有的惯性向前发展着,保持其连续性。早在史前时期,江南的东南一带纺织技术就已较为成熟(有出土的丝织品为证),并在全中国呈领先之势,但是不知为什么,在经历了史前期的发展以后,到汉代却变得悄无声息了,以致使人在说到这里汉代的纺织时常感到无从着墨。要知道,汉代是我国经济文化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在两湖地区,战国和汉代的墓葬中都有大量的丝织品出土,代表着当地纺织的繁荣,但在该地区的商周以前却没有丝物发现,只有在史前时期有纺轮作为纺织的信息。这种资料上薄弱期是否也是纺织发展实际中的薄弱期?我们能不能从其他角度得到合理的认识?例如,先秦时期东南无丝织的记载,但吴楚间却曾因边地争桑爆发战争,这是为什么?

以上所说的既往研究中的不足或缺憾也都有着资料缺乏等方面的客观原因,对于战国秦汉江南地区的纺织,除了前面研究状况中提及的一些例子,似乎真的没有多少直接的材料可以利用,这对研究的开展极为不利。但是近年来,不断开展的考古工作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反映先秦两汉纺织情况的材料,这些材料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用这些材料,结合文献记载,正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发。

先秦两汉时期是我国纺织生产史上的重要时期,战国处于手工工具纺织的形成到发展的转折阶段,到汉代传统的纺织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均已成熟。目前尚缺乏先秦两汉时期纺织历史与考古的系统研究,因此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密切结合与纺织生产相关的社会背景,用新的考古材料修正和补充前人研究中的不足,对该时期纺织历史与考古进行系统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在保护传统纺织文化方面也有一定的参考。本研究就是在我国早期纺织历史的大环境中考察战国秦汉时期江南纺织历史发展的。具体思路和依据如下:

第一,织幅的大小同织机的类型存在密切的关联,如踞织的腰机一般只能织一尺(33厘米)左右布幅的织物,而固定的台式织机可以织出较大幅宽的织物。从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再到西周、战国、两汉,织机构件和布幅逐渐加长,统一为二尺二寸。布幅的增大反映了织造技术的发展,也是织机变革的反映,我们可以对纺织品实物的幅宽情况进行分析排列,推断织机的发展和一些特殊织品(如广幅布)的织造方法。这是学界未曾做的工作。

第二,尽量把纺织生产看作社会经济的一个部分,尤其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能仅仅把纺织看作乡村经济中农业经济的补充(尤其是汉代),关照到纺织生产的社会背景,以准确地理解纺织技术发展中的问题。

第三,注意到纺织生产发展中各种纺织工具、纺织技术和生产形式的关系和意义,认为新式工具的使用并不能取代旧的工具,同一个时期,各种工具同时存在,适应着不同的织造对象和要求,发挥着不同作用,它们各自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第四,不但整理和考察纺织品、纺织工具和纺织技术,也要对影响纺织生产和纺织技术发展的诸要素如组织管理、民俗风情、社会需要以及其他相关手工业门类进行必要的分析和研究,着眼全局,为纺织考古材料的出土寻求合理的解释。

第五,用新发布的考古资料,从考察织幅和织机构件长度变化等新的角度,以精确的数据说明织机、梭子、纺车、纬车等纺织工具的出现和演变,一些技术上的问题虽没有直接的材料可利用,但是技术发展中的关联性可以引导我们对间接的材料进行分析。

三、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关于纺织生产的特殊性。古代纺织虽属手工业的范畴,但它不同于一般的手工业:第一,它是我国古代最为普遍或说民间最重要的一种手工行业;第二,它同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联系至为密切,乡间的

纺织与农业结合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脱离了农民和农村的纺织,主要是那些专门制造高档织品以供皇室贵族使用或满足其他特定用途的作坊生产,相对于农民居家从事的纺织所占比例不大。纺织手工业的这种特殊性,说到底是由其生产和产品的特性决定的。首先,纺织的原料是由农业生产而来;其次,衣食为人所必需,广大的农业劳动者既是衣物原料的生产者,又是纺织产品的消费者,而纺织原料的种植和生产情况与纺织品实物的发现相结合,既可说明纺织生产的发展形势,也可说明纺织品种类(丝、麻等)的分布情况。这使本研究的论述常常着眼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状况,从特定时期江南广大农村的桑麻种植、纺织生产、织物消费以及它们对于当时人们生活的影响等方面看纺织生产发展的程度,从一些特殊品种的出现看纺织技艺提高的水平,因而一切经济的、政治的、技术的和文化的内容,也无不参乎其中。

关于纺织品的名称。魏晋以前江南纺织品尚未有毛、棉织物,纺织生产就是丝、麻的纺织生产。织品名称长期存在古今不统一的状况,这给研究中的表达和理解带来诸多不便。本研究所采用的织物名称仍依纺织界以组织结构定名的传统做法,如绢、缣、锦、罗、纱、绮、组,而葛麻织物多以×布或纈名之,于字面可见其织造原料,但不反映组织结构。

关于纺织与丝织。纺织和丝织是外延不同的两个概念,纺织包含丝织在内,是大概概念,指一切利用纤维原料进行的织造活动;丝织仅指利用蚕丝的织造,是小概念。丝织是在人们利用植物类纤维织制衣物很长一个时期后才有的,因为发现蚕丝的奥妙并使之成为纺织的原料要比利用取诸自然的纤维难得多。它们除了在纤维加工上有不同工序和要求,织造的技术是相同的。所以有时我们说到丝织的技术,也代表了同时期纺织的技术。

关于研究方法的应用。研究中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并重,除了历史学的基本方法,更多注重于对考古材料分析。但本研究不以政局统一与否或与中原关系的密切程度为准则来讨论江南纺织的发